

# 心扉為你開

◎ 冷玥

宋迦南在她紅唇輕觸自己雙唇時，一種自慚形穢的自覺突然襲上心頭，不由自主地垂下頭去。

葉怡馨見他突然低頭，眼眸深處閃過一絲深濃的自卑，毫不猶豫地靠上去攫獲他灼熱的雙唇。

宋迦南也不再逃避，輕輕地給予響應。

良久之後，四片膠合的唇終於分開。葉怡馨睜視他雙眸，柔聲細語：「祇要你不退怯，我會一步步地靠近你。」

「謝謝！」宋迦南沒想到她會如此遷就自己，感心之餘忍不住低語：「我不值得你……」

葉怡馨聞言，連忙抬手摀住他的嘴，阻止他繼續說下去：「不要再自貶了！你在我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，你再這樣下去，不但你不好受，我們也痛苦。答應我好嗎？從今以後不要再有這種想法，不要再說任何自貶的話，我不喜歡你這樣。」

宋迦南輕輕地點頭。「我會努力的。」

葉怡馨給他一個深情的微笑。「不要急，慢慢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的。」

宋迦南將她輕擁入懷，經手順著她柔黑長髮。就算將來兩人沒有結果，能認識如此

聰慧的她，已是今生最幸福的事了。

葉怡馨輕靠在他肩上，眺望湛藍大海。它的顏色雖美，卻太憂鬱了，如同他的一樣，外表雖美，內心卻孤獨、悵鬱；抬眼望向淡藍的天空，希望他內心能很快轉換成澄澈的天青色。

※※※

自從那天在海邊談心以後，宋迦南和葉怡馨的感情突飛猛進，葉怡馨感覺到他正為自己而一點一滴地改變自己，所以葉怡馨感覺整個個人沉浸在蜜紅裡般甜蜜。

這天午後，她和吳淑娟正在工作室裡喝咖啡，享受片刻的愜意。

「我發覺迦南最近改變了不少，原本那種淡然的職業笑容比較少，取代的是發自內心真誠的笑。」吳淑娟輕啜一口咖啡，瞄了面露得意之色的葉怡馨。「不過，你也不用得意得太早，我發現附近有很多女孩子也開始注意到宋迦南，看來，你得小心提防情敵出現。」

葉怡馨不以為意地笑笑，淺啜一口咖啡，語氣淡然：「她們現在才注意到他，已經太遲了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吳淑娟半饒半貶：「因

為沒有人比你眼光更好，獵夫的行動更敏捷了。」

葉怡馨橫了她一眼，怎不知她明贊暗諷呢：「你不是幫兇嗎？」

這時，一旁的電話響起，吳淑娟接過它。「喂！好，我馬上叫她下去。」掛好話筒，轉首看向葉怡馨。「樓下有人找你。」

葉怡馨聞言暗忖。自從到這裡工作以來，還沒有人在上課時間來找過她，不禁狐疑地問：「誰找我？」

「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」

葉怡馨祇得放下喝了一半的咖啡走出工作室，來到樓下的櫃檯邊，服務小姊指著坐在沙發上，一個衣著、髮型都時髦亮麗的女子，因為女子臉上掛著墨鏡，因此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紀了。

葉怡馨覺得這個女子形貌皆相當陌生，搜尋記憶，依然記不得曾見過這個人，於是上前禮貌地點頭微笑。「我是葉怡馨，請問你找我什麼事？」

女子拿下墨鏡，原來是個年約四旬，卻風韻猶存、裝嚴華貴，帶有一股成熟美的女子；豔紅的唇邊有顆美人痣，更添加幾分嫵媚，使得她有著一種令人心動的魅惑。

黃麗玉從剛才就一直打量著眼前的女孩，從其言行舉止就知她是個蕙質蘭心的好女孩。「我是黃麗玉，迦南他們兄妹的乾媽。」

葉怡馨聞言，一種「醜媳婦見公婆」慌亂心緒霎時襲上心頭，一顆心怦怦直跳，不禁挑肥揷瘦。「伯……伯母您好。」語畢，她不禁暗忖：原來迦南的乾媽如此年輕，太出乎意料之外了！

黃麗玉站起走到她身邊。「我們到附近找個地方坐坐，我有一些話想和你談談。」

(五十五)

橘署長皺著眉頭，不解地看著珠世，半晌，他才朝楠田醫生揮揮手說：

「楠田醫生，那麼，就麻煩你在解剖之前先探下死者的指紋吧！」

楠田醫生點點頭，什麼也沒說就下樓去了。珠世隨後也跟橘署長和金田一耕助點點頭，快步跑下樓。

金田一耕助則和橘署長慢慢步行下樓，由於一連串的疑問開始在金田一耕助的眼前一浮現，令他不禁有些腳步蹣跚，就像喝醉浮現的。

（珠世為什麼要重新驗佐清的指紋呢？佐清的指紋不是已經采過一次，而且證明毫無疑問啊！

但是剛才珠世的眼神那麼有自信，這又是為什麼？

還是我疏忽了什麼最重要的部分？）

想到這裡，金田一耕助突然停下腳步，因為他的腦海時浮現出籐崎公佈手印比對結果的那一幕。

（當時，珠世不是有兩次都曾想開口說話嗎？

她究竟發現了什麼事？）

眼見橘署長跟在楠田醫生的後面走進船塢，金田一耕助祇好無精打采地來到正房。

竹子夫婦和梅子夫婦正好聚在正房的一個房間裡談話，他們一看見打從玻璃外門經過的金田一耕助，立刻不約而同互望了一眼。

「啊！金田一先生，請等一等。」

竹子打開玻璃門，揮手叫住金田一耕助。「金田一先生，我們有件事想跟你說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

金田一耕助點點頭，走近門邊。

「我們找到這個。」

竹子小心翼翼地打開層層紙巾，讓金田一耕助看裡面的東西，金田一耕助一見到這樣東西，立刻睜大眼睛。

因為，那正是佐智襯衫上遺失的鈕扣。

「夫人，這顆鈕扣是在哪兒找到的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早上我看見小夜子手裡拿著這顆鈕扣，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兒撿到這顆扣子。」

「小夜子小姐還沒有康復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憂心地問。

竹子神色黯然地點點頭。

「她雖然不像剛開始時那麼瘋瘋癲癲，不過病情仍沒有什麼起色。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！」

房間裡傳來梅子聲音。

「那天，小夜子不是跟你們一起去豐田村的廢墟嗎？她會不會是在那個時候撿到的呢？」

但是金田一耕助當下就予否認。

「絕對不可能，因為小夜子一見到佐智的屍體就立刻昏倒，所以不可能有機會拿到這顆鈕扣。這件事梅子夫人的先生應該也知道。」

(一〇七)

# 犬神家

● 橫溝正史

# 歡喜冤家

原著：西湖漁隱主人

蓉娘說：「羞人答答，怎生好去。」秋鴻說：「真妮守節，快女憐才，兩者俱賢，各從其志，況與他夢中又會過了，這是一生之事，豈可錯了。」蓉娘說：「恐有路人看見。」秋鴻說：「這樣偏僻的小巷，那有路人。那花園裡常時去看他花木，是個熟路，祇當在自己家中一般，有何難處。」蓉娘心下已自要行，被他狠狠的說，祇得依允。把玉魚帶在身邊，去換過新衣，慢慢的打扮得十二分美觀。

且說許玄因與秋鴻一番情事，身子暈倦，上床一睡，醒來天色傍晚，慌忙整衣，走到園中，把園門大開，癡癡而等。祇見秋鴻在門首一望，即忙復轉去了。不移時，與小姐走了過來。許玄近前施禮，蓉娘答還，同至秋鴻的樂處坐下。秋鴻道：「我去去便來。」許玄道：「多蒙小姐辱愛，使小生感激無地，但夢中奇遇，蒙賜金釵，事屬奇異，況夢中已與小姐訂百年之約，此事小姐曾夢否？」蓉娘曰：「夢裡會聯詩句，兄可記得乎？」許玄將鄰家年少鼓冰弦之句，又將謾說佳期自古難，並後兩下聯句，每首讀了一遍。蓉娘笑曰：「實是奇緣了！」

不期天色黑將下來，許玄上前抱住蓉娘，要求歡會。蓉娘初時推拒，被許生用強，扯下小衣不能護持。早已蝶上花枝矣。蓉娘年紀大了，情事已清。況夢中已嘗過滋味，竟不嬌媚，甚為得趣。許玄把他小小金蓮架於肩上，纖纖玉筍插入其中。初雖道履艱難，後已輕車熟路。津津水流出口，呼呼吸從口出。管不得鬢亂釵橫，恣意兒驚顛倒。須臾，一陣往外浴溶露滴牡丹問矣。兩下雲停雨住，許生將自縷帕拭乾收袖中，忙與蓉娘相期後會。祇見秋鴻至，速呼：「快去，主母請你講話。」蓉娘整衣忙走，願許生曰：「明日著秋鴻與你說話。」竟自去了。許玄送出園門，十分大快，竟上書樓。燭光已具，將白綾燈下一看，得青紅潤潤若寶珍。遂藏笥中，遂口言一律：夜來頻結蕊珠花，夢入巫山集彩霞。愛月素娥鸞已跨，迎風蕭史鳳堪誇。牡丹亭接藍橋路，芍藥欄通牛斗橋。自喜玉魚今得水，不須寫怨抱琵琶。

次日，正在思想間，祇見秋鴻走上書樓，見生喜慰曰：「好謝媒了。」許玄笑曰：「無人在此，正好。」便去扯他，秋鴻止曰：「有事相商，不可取笑。」道：「小姐歸去與我計議，此間樓窗緊閉，止離得一丈，上下之間，須得兩株木植安定，上邊鋪一木板，可達我樓。到那邊，把木板安放我家樓上。待天未明，依計而過，可得長久歡娛，你道好麼？」

(九十八)

# 金屋藏刁

方子衿



她這時才有恐怖感上身。「那……那……我們……見……鬼了？」

他沒好氣地翻了白眼。「現在才想到會不會太晚了？」

她突地哇了一聲，投入他懷中。「我好怕，我好怕。」

「後知後覺。」見她哭了，他居然不捨地安慰她：「沒事啦！太陽都出來了你才在怕！」

「太陽出來了？」她東張西望確定有太陽公公的影子後，眼淚立刻神奇的全數不見。

「還好，還好。」她鬆了一口氣地拍著胸前，放下高懸的心。「幸好我們倆都沒事。」

「惡人沒膽。」這句話用在形容左婷婷真是再貼切不過了，分毫不差。

「阿弘。」她的好奇心又冒出來。「昨夜那兩個人後來怎樣了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？」淨問他一些答不出來的問題，強人所難嘛！」

他把左婷婷用力一推，逕自整理起棉被。

左婷婷兀自坐在榻榻米上用福爾摩斯精神自言自語：「他要娶別人，她當然很傷心，可是他們又是一對的……結果他要娶她姐姐，那不就成了她姐夫？哇，阿弘，這層關係好複雜呀！」

他不客氣地把隔間用的紙門全部打開讓陽光充塞室內，然後轉身居高臨下的告誡她：「婷婷小姐，你如果在我做好早餐前依然坐那裡搖頭晃腦，沒有去把臉給洗好、牙刷好的話，我保證你今天早上開始，雲飛把你的笨狗帶來之後，我們的關係是給他更加複雜十倍。」

「對喔！」她可愛的小Candy。她立刻衝進廁所裡。

湛見弘瞪著她急驚風的背影，想不透她腦袋中究竟裝些什麼鬼東西。自己一個人也可以坐在那裡碎碎念個大半天，呆瓜！

☆☆☆  
湛見弘冷眼凝睇左婷婷在院子和她那笨狗親熱的模樣。說凝睇還真太客氣了，他根本就是坐在那裡頗不以為然的神態棄嫌他們。

Candy和婷婷正玩著踩腳的遊戲。人腳踩在狗腳上，狗腳再踩在人腳上，正得意處那隻狗還會索性躺下來等著人在它的四肢東踩西踩。

「笨狗一隻。」一點狗尊嚴都沒有。

「老二，我倒覺得這狗不錯哇，在你工作一天後看到這隻狗就覺得頓時煩惱全消。」

他沒好氣冷冷回一句。「海鵬，你是吃飽閒撐著沒事，打算來這裡當狗保母了是吧？」

當鬼婷婷的保母就夠窩囊了，再加上她的狗，真是人窮途末路時，前景竟是如此不堪，頗有時不利分難不逝的無奈，更遑論要面對江東父老了。

不怕死的人又開口：「我說老二，當婷婷的保母也沒啥不好的，至少雲飛就當了快三十年，瞧！還不是身強體健的健康寶寶樣？」

(三十一)

# 病毒

蔡駿

「穆建國，男，生於1949年11月6日，1966年10月18日晚在南湖路上故意衝向疾駛的卡車身亡。」

「吳英雄，男，生於1950年5月15日，1966年10月19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殺身亡。」

「張南學，男，生於1949年9月27日，1966年10月19日凌晨跳入蘇州河自殺溺水身亡。」

「辛雄，男，生於1950年2月10日，1966年10月19日晚在家中服毒自殺身亡。」

「馮抗美，男，生於1950年6月18日，1966年10月20日凌晨在其父單位內割腕自殺身亡。」

「樊德，男，生於1949年12月2日，1966年10月23日晚在家中上吊自殺身亡。」

「成敘安，男，生於1950年4月18日，1966年10月23日晚在南湖2上割腕自殺身亡。」

「羅康明，男，生於1949年11月27日，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一棟南湖路125號大樓上跳樓自殺身亡。」

「陳溪龍，男，生於1949年10月12日，1966年10月24日凌晨在家中上吊自殺身亡。」

「李紅旗，男，生於1950年1月15日，1966年10月下旬失蹤。」

「黃東海，男，生於1950年3月21日，1966年10月下旬失蹤。」

看完了之後，我感到毛骨悚然，從1966年10月15日到10月24日，短短的九天的時間內，包括于老師說過的兩個人在內，總共有十一個人自殺身亡，另有兩人失蹤，他們都去過地下室見過皇后，除了于老師沒有繼續去過那裡以外，其他人都遭遇了不測。

葉蕭緩緩地說：「你仔細地看，其中有兩個死亡高峰，即從10月18日晚到10月20日凌晨，共死了五個人，10月21日和10月22日都沒有死人，但是從10月23日晚上到10月24日凌晨，其實祇有一晚的時間，就又死了四個人。」

至於那失蹤的兩個人，我估計恐怕是死了以後沒有找到屍體才被定性為失蹤的。」

「這樣說，所有的線索都斷了？」

「差不多吧。」葉蕭苦笑著說，「我決定放棄了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放棄，我厭倦了，我厭倦了這一切，我不想再繼續了。」他低下頭。


「我們努力了那麼多，從古墓幽魂到東陵，到發現皇后的事情，再到現在，難道我們的努力都白費了。」

他不回答，沉默了許久，我也不說話，我的房間裡死一般寂靜。忽然他說話了，聲音非常輕，低沉地吐出幾個字：「我很害怕。」

「公安局的也會害怕？」我很奇怪。

(八十二)

**Global Green** 長城保險  
Great Wall Insurance Agency  
314-395-6002



代理衆多保險公司，  
我們幫您比價，  
尋求最優費率！

Perry Li 李光文  
(636) 579 1888

汽車保險 商業保險  
房屋保險 健康保險  
人壽保險

9666 Olive Blvd., Suite 203, Olivette, MO 63132  
Tel: (314)395 6002 Fax: (314)395 0898

聖路易新聞  
St. Louis Chinese Journal

廣告、新聞請洽

www.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  
E-mail: ad-slcj@slcjmail.com

Tel: 314-991-3747 Fax: 314-991-2554